

■新作聚焦

田耳长篇小说《秘要》:

虚构的自证

□李晨玮

寻找黑书(是指盗版、私印、换皮、更名的非法印刷图书)界第一缺本《天蚕秘要》,和挖掘作者高沧(黎本忠)背后的层层谜团,构成了《秘要》的两大线索。初看起来,无论是丁占铎追忆阅读武侠小说的经历,还是其和纪叔棠的疯狂囤书,都难免让读者以为,这仅是一部向曾经那个“武侠热”的年代的致敬之作。可殊不知,在作者沉着温吞的叙述中,诡谲玄奥的江湖风云隐隐出现,看似平静的湖面底下早已暗流涌动。

全书两条线索的交汇点落在一个人身上——香港“俯瞰书店”的万之锋。这个人何其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人,小说完全是另一种走向。可偏偏是这样一个关键人物,出场方式却极为草率,竟通过一通电话,主动地地上门来。这样的设置,我们不能单单用小说的偶然与必然来解释,更应该看到这个小小的举动背后蕴藏的机要。万之锋出场时,小说的篇幅已过三分之一,而此后种种事件,均是依托万之锋生长起来。那么,他出场前的这三分之一,注定要承接设置铺垫的任务。此外,《秘要》是一部具备某些特殊性的小说,其一是武侠黑书题材,此前鲜有作家涉足;其二是本书将武侠黑书与军情特务巧妙地交织起来,就使得文本具备一些谍战小说的影子。这就决定了,作者写作的前期要做很多案头工作,并且在写作技法上要比一般的小说更考究。所以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在重要人物出场前,作者在前文做好了哪些准备。首先,丁占铎通过“钓鱼收书”等手段,一步步收集了众多紧俏的黑书,再与纪叔棠强强联手,搞到一份相对权威的书单,在网上联合书友,逐步确立了博冠楼在黑书收藏界的龙头地位,掌握行业话语权;其次,丁占铎通过纪叔棠,得到黄慎奎的书目,作为黑书第一缺的《天蚕秘要》,出场便自带流量,无人见过其真容,却被排在榜首。丁占铎的诸多困惑,都只得留待后文解答;最后,为搜寻《天蚕秘要》,纪叔棠只身前往福建凌霄,耗时半月,在山洞里挖出海滨出版社的库存……在那个信息还算发达的年代,有人如此高调地在内地搜寻《天蚕秘要》的下落,比他们更想得到该书的万之锋要是还不找上门来,倒显得有点说不过去了。

由此开始,奇诡的黑书江湖才真正露出面目。随着三人调查的深入,高沧的特务身份浮出水面,再加上印刷厂的两次事故,《天蚕秘要》愈加吊人胃口。搜寻过程中,第一缺本而又无比神秘的植物,真真假假,始终让世人看不到其真容。根据徐瀚默对高沧的研究,其书中潜藏军情的事实一一得到印证,而最难找的一本,势必隐藏着更大的核心机密。已是垂垂老矣的徐瀚默,心底郁结着如此大的遗憾,身为养子,万之锋费尽气力寻找的这本书,更像是一味治疗养父心病的药。所以,万之锋关注的似乎仅仅是那本封皮上印着“天蚕秘要”这四个字的书而已,至于书中内容,潜藏的机密,是丁纪同盟所孜孜以求的。这也为后文做出解释,当万之锋拿到冒名顶替的《天蚕秘要》,父子二人为什么会心照不宣地默认它就是他们苦苦等待的那一本。

故事的转折点由另一关键人物带来——柯燃冰。当然,在小说中,人物干什么事,选择什么路子,动机是最重要的。柯燃冰可不仅是一个黑书收藏家这么简单。在后文中,丁占铎辞职、改写《碧血西风冷》、为众多影子写手揭开面纱、出版丛书……种种大费周章的事件,都得归结在柯燃冰身上。好

■短评

草木葳蕤赤子心

——评葛取兵植物系列散文

□丁智良

当下写植物的作家作品可谓数量繁多,但写得出彩的不多。葛取兵近几年来,他将目光锁定家乡洞庭湖平原上种类繁多而又无比神秘的植物,先后创作此类散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散文》海外版等权威刊物转载。他在写作中融入了自己的全部情感,把对人生、世事的深刻体悟,通过卑微的草木展现出来,做到人与物合、情与物融,让读者从细微处体验到辽阔和深远。拨开他笔下葳蕤恣肆的草木,可以真切感受到他魂系故土、挚爱亲友、悲悯世人、热爱生命、敬畏自然、不为尘俗所染、不为繁华所移的赤子之心。

正如葛取兵在其植物散文作品集《洞庭草木深》后记中所言:“是草木养育了我们,是草木让我们得以平静地成长。数千年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到了它们无微不至的庇护。”他满怀感恩之心,虔诚地将葛、麻、桑、藜蒿等洞庭湖平原寻常而神秘的植物,当作一个个人逐一立传。他摒弃干巴、冰冷的说明,将每一种植物都融入自己的苦乐和与亲人相关的记忆中,使得那些平凡的乡间草木生动、形象、立体起来,令人倍感亲切。引经据典深入发掘与草木相关的历史传承和人文底蕴,赋予它们灵性和人格、感情和情义,使那些匍匐于泥土、低到尘埃里的植物如人一般,具有了独特的情感和品性。文章的审美境界由此得到大幅提升。

故乡是烙在每个人心底的原初记忆、精神家园,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和主题。葛取兵

在一开始,作者便为她注入了足量的动机。在报社起家的她,本就做惯了深度报道,时常要费劲巴力地思考选题。而解密那些武侠小说的影子写手,本就是一块无人关注且极具挖掘深度的优质内容,加之记者身上独有的社会责任心与道义感,她将目光对准当年那帮影子写手,就显得十分合情合理。再者,柯燃冰已进入报社领导阶层,自身财力、话语权、社会关系网,都为此后种种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充分保障。但作者恐怕担心这还不够,又安排一个消失的男友,成为她想设法付诸行动的导火索。在柯姐的带领下,三人的行动稳步开展,为恢复真身的作者出版作品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面对《碧血西风冷》的烂尾,丁占铎毅然决然地决定辞职改写,除了看中它的市场潜力,更重要的因素或许在于,这似乎唤醒了潜藏心底的作家梦。与书打了半辈子交道,到头来竟成了写手人,况且又不是为自己而写,而是为了让影子写手浮出水面,大义凛然地成为了影子的影子,这真是宿命使然。但等全书都修订完成之时,尴尬的境况出现了。丛书先面世的几本反响平平,而倾注如此多的心血完成的《碧血西风冷》就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三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碧血西风冷》的书芯,贴上《天蚕秘要》的封皮,移花接木。从情节角度来看,三人的做法既是出于大义,想为徐瀚默治疗心病,同时也不失现实因素,想记录其接过这本书时的表情。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这一设置直接将黄慎奎这一游离于更庞大的那条主线之外的边缘人揉入这场风云变幻之中,实现了两条线索完美且不落俗套的交融,此举实是高妙,作者强大的虚构能力和对情节走向的调控程度令人折服。



《秘要》,田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小说另一处的设计也颇为精巧。武侠丛书第三辑出版时,为何要将《天蚕秘要》列为第一缺本,需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时丁占铎则顺理成章成了导演,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众人极力推选黄慎奎的《天蚕秘要》为榜首。且不说黄慎奎本人是否有沽名钓誉之心,就算是虚荣心作祟,也不好大言不惭地将自己的作品排在首位。只能是在一众伎俩之下,来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才能既保全黄慎奎的文学风骨,又把《天蚕秘要》缘何成为榜首解释得天衣无缝。

纵观全书,在多个故事板块的连接部分,作者都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打磨,整体读上去平滑自然,并无割裂与生涩之感。同样,作者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无论是对黑书印刷质地与排版技艺的描摹,还是对军机、特务等历史符号的呈现,都丝丝入扣地深入生活肌理,编织出一张繁复细密的大网,将近现代历史时间的更迭,两岸三地的空间辗转都悉数网罗其中。作者在自述中说,相较于前几部作品,《秘要》是距离其个人经历最遥远的一次创作。这也意味着,作者需更多地借助虚构的手段,在充满未知的世界中探索。而一场伟大的虚构对创作者而言,也许是赋予他们一双翅膀,使他们在疾驰中既体会到写作上的爽感,又使得笔下的万物有了异于从前的风貌。这个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或许是,作者已全然退出文本,故事中的人和物纷纷具备了各自的生长空间,按照既定的逻辑自行演绎,不断为自己区别于现实经验的部分正名。《秘要》妥善地处理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完善的逻辑架构、充沛的细节支撑、恰到好处的叙事掌控、对人际关系的精准拿捏,使得故事内核在各个角度都趋向饱满,无限地接近真实。

底层小人物的命运、生活故事及乡愁。文章合为时而著,作为一名作家,其作品应关注社会、记录历史和时代,具有使命感、时代感和纵深感。葛取兵深谙此理,在叙写故乡的草木植物时,他并未囿于一些简单叙事,也未满足于对个人情感的单纯回放,而是将目光和笔触伸入社会和时代中,以深刻的悲悯情怀,关注故乡和身边人的人生变迁、命运波折,既深入探究社会名流的成功经验,也深入叙写社会底层小人物对生活与命运的抗争,使得那些原本简单唯美的写景状物之文顿然厚重起来,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内质。如在《芒草》《金缕子》《苦楝》《女贞》等篇章中,葛取兵分别叙写了隐藏在这些植物背后的几个故乡人物的悲剧爱情故事、苦难人生经历、孤苦凄惨命运。将以物喻人的写作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对传统陋习和陈腐观念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也充分发掘和展露故乡人、物内蕴的善良与美好。读来震撼人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家国情怀,彰显了一个有良知的当代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葛取兵的草木植物系列散文,以赤子之心观照故乡风物人情,以有情之笔抒写无情之物,以情驭文,以情动人。应该说,他通过这一系列散文的创作实践,基本实现了其“性情写作”的审美追求。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的文章行文稍嫌拖沓,有的用典稍显牵强,有的情节似嫌多余,如能更精简、精准一些,质量当可更上层楼。(作者系岳阳市作协理事)

文学名刊 主编谈

“注重读者关切,是指在坚持正确导向、坚守文学品格的前提下,时刻注意了解、研究读者关切,把心交给读者,替读者筛选出适合阅读的小说作品”



《小说月报》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创刊40多年来,一直坚持为人生的出版传统,及时荟萃小说精品,铸造中国小说阅读最广阔平台。40多年来,《小说月报》保持“同代人”的精神,始终与共和国、与人民保持“同频共振”的关系,大量选贴贴近现实、紧扣时代脉搏,格调高昂、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作品。如果细心看一下《小说月报》40多年总目,就不难发现,这里面既有共和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宏大历史,又有当代中国人的微观生活史。可以说,《小说月报》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学生活,这正是坚守文学“人民性”的鲜明体现。

近年来,面对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小说月报》从内容资源、传播形式和读者群体等层面出发进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觉得核心点在于注重读者关切,强化“期刊+”融合发展理念。

注重读者关切,是指在坚持正确导向、坚守文学品格的前提下,时刻注意了解、研究读者关切,把心交给读者,替读者筛选出适合阅读的小说作品,并充分利用各种形式与读者互动,希望用期刊推荐的当代优秀小说作品,去感染、鼓舞、引导读者。

《小说月报》以主动的姿态,迎接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不断强化传播载体的增加和传播价值的提升,倾力打造新媒体矩阵,在有效的传播渠道上谋求破圈,让更多的潜在读者自发加入进来。为此,《小说月报》先后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视频号等媒体平台。目前微信公众号累计粉丝12.4万,入选第三届“大众喜欢的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微博已有10.6万活跃粉丝,绝大多数推送阅读量过2万,浏览量最高达29.5万;头条号有10.5万粉丝。视频号于2021年开通,在一定程度上补齐了微信平台在有声视频方面的短板。以上平台虽然粉丝较多,但中老年粉丝基数占比很大,仍需吸引青年群体的关注,故又于2022年11月开通B站。自运行以来,粉丝基数稳定增长,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月报》B站平台40岁以下的粉丝群体占比超70%,现有浏览量最高的视频均为青年作家创作谈,成为宣传青年作家作品的新阵地,且B站平台知识性更强,更适宜刊物的长远发展。此外,考虑到短视频平台影响力越来越大,《小说月报》于2023年5月正式入驻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群体倾向性更加显著的平台。未来,“小说月报”APP项目将启动,包含《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小说月报·大字版》《微型小说月报》等期刊的展示和销售,并设有专区,如重点作品、获奖精品、新刊推荐、类型文学、热门活动等。

期刊出版与高校文学教育融合发展已初具规模。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作品,都被《小说月报》及时选载并重点推介过。我们从2022年第7期开始接手编辑出版《微型小说月报》,在这本新刊物中专门开设了“创意写作”这个专栏,主要刊发高校大学生的微型小说,不少高校培养的新人开始从这里登上文坛。

《小说月报》最早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开设“中国作家公开课”,整合双方的资源优势,汇聚了作家、学者和各国翻译传播精英,为作家与中外学生交流提供了互动平台,线下参与课程学生涵盖本硕博不同年级和专业,线下总覆盖约几万人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吸引了中国文坛的广泛关注。此外,还深化参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国作家公开课”中的“国际阅读沙龙”同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播,参与线上直播课程的包括伊朗德黑兰大学、伊朗阿拉麦·塔巴塔伊大学、伊朗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埃及开罗大学、埃及明亚大学等国外多所高校中文系。“新汉学计划”高级中文翻译人才培养项目——中国文化笔译工作坊也参与了该课程,这些学员来自30个不同国家,覆盖德语、意大利语、蒙古语、泰语、波兰语、越南语、乌克兰语、乌尔都语等多个语种。《小说月报》(英文版)也已于2023年出版,将持续向英语世界推介中国当代作家的最新小说精品力作。

《小说月报》作为社办刊物,背后依托出版社的专业出版资源。打造品牌期刊衍生图书板块,也是《小说月报》整合内容资源、扩展影响力的重要举措。除了已被市场认可的“小说月报年度精品集”“小说月报百花奖获奖作品集”两个系列,又通过对图书市场的研究,开拓思路,推出了“百花中篇小说丛书”,及时收录名家新锐有较大影响的中篇小说,以展现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及价值追求为旨趣,不仅为读者大众提供新的审美经验,同时也反映着历史的旋律与时代的主题。另外,小开本口袋书的装帧设计及中篇的容量对阅读时间、场地的要求进一步减少,读者可以有效地填充碎片化时间,能够“用看一部电影的时间读一本书”。目前已出版27部。其中,《黄河岸上的父亲》(阿拉伯文版)入选2021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并在第32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实现了首发。此外,“百花中篇小说丛书”中的《我需要和你谈谈》(英文版)、《补血草》(土耳其文版)、《过香河》(蒙古文版)、《我们的娜塔莎》(阿拉伯文版)皆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这些由“选刊”衍生出的图书不仅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也为读者和研究界提供了规模化、体系化的当代小说阅读本与研究资料。

近年来,随着国内影视行业运营模式的成熟,优质小说版权成为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影响力与小说版权、作者资源,《小说月报》自2015年以来主动出击,布局内容产业和版权服务业务,依托于出版社版权部门,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整合优秀原创小说版权的资料库,汇集、筛选有影视改编潜力的优秀小说,在取得作者授权后,将相关作品、作者信息分类整理,建立资料库,并通过影视版权推介会等多种形式,为作者与影视机构搭建平台,推动影视产业发展。还将优质的小说作品改编为舞台剧,在小剧场上演,进一步扩展严肃文学的影响力,使期刊的品牌价值不断提升。(作者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期刊+」时代的转型探索

□徐福伟

